

# 高原吹来温柔的风

■刘晓东 索延客

## 美丽军嫂

5月初的一天,在营区操场上,葛睿和丈夫普布多吉手牵手,微笑着看向不远处正在踢足球的一儿一女。营区坐落在阿里高原,四周的春意星星点点,葛睿心里觉得无比温暖。“小心点别摔了……”她不时出声提醒两个孩子。

8年前,她从老家连云港翻山越岭来到丈夫单位驻地,成为一名军嫂、一名警察。清风不常来,明月到天涯。那些爱的山盟海誓,让高原上呼啸而过的山风,愈加温柔。

2009年夏,还是云南师范大学大一学生的葛睿,在火车上,遇到了休完暑假返回军校的普布多吉。普布多吉为了战友们的尝一尝阿里老家的美味,不辞辛苦地带了大包小包的土特产,但由于天气炎热加上路途颠簸,有的食物腐烂变质了。

坐在邻座的葛睿不明所以,闻到了臭味,用力地扇鼻子前面的空气,表情有些不自在,还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瞪着普布多吉。

普布多吉家里生活条件不好,特产不舍得扔。看到身旁的葛睿神情不悦,他只好把特产掏出来,藏到行李最深处。葛睿看到普布多吉很努力地归置行李中的特产,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有些冒失了。

晚上,车厢里的乘客都睡着了,葛睿也半眯半醒。这时,一阵细微的扫地声传来。她探出头发现,在昏暗的灯光下,普布多吉正弯着腰认真地打扫着车厢过道。他蹑手蹑脚,生怕吵醒了别人。打扫完,他又把附近散落的行李摆放整齐。

原来,白天里那个长相普通、穿着朴素,甚至有些讨人嫌的男孩,其实是一个憨厚、无私的人。葛睿看普布多吉背影的眼神渐渐柔和了起来。第二天,她主动和普布多吉说话,并对他有了好感。

列车到站后,葛睿和普布多吉互留了联系方式……



葛睿带着儿女来队,一家四口在营区操场上深情留影。

刘晓东摄

## 二

那年,当葛睿把自己想和普布多吉在一起的决定告诉父母时,父母一时间很难接受。老两口翻开地图看了半天,才找到了阿里。让女儿嫁那么远,不就等于他们没了这个女儿吗?

一面是态度坚决的父母,一面是真心相爱的男孩,葛睿陷入了亲情与爱情的拉锯战。2011年寒假,不忍相思之苦的葛睿决定孤身一人到阿里找普布多吉。一路上,葛睿带着为数不多的路费,乘火车站到拉萨,又坐长途汽车抵达阿里,最后搭着牛车到了普布多吉家所在的小村庄。当她历经千辛万苦见到普布多吉时,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。

普布多吉得知葛睿是瞒着家里来阿里后,不敢耽搁,又带着葛睿踏上了去连云港的路程。在路上,普布多吉牵着葛睿的手告诉她:“我们是真心相爱的,不需要隐瞒,我相信叔叔阿姨是因为心疼你,才不同意我们在一起。但我

更相信,我对你的爱会让他们知道,我们在一起,他们不是少了一个女儿,而是多了一个儿子。”

最终,两个相爱的年轻人用真诚打动了葛睿父母。

后来,普布多吉与葛睿在阿里高原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。国旗、雪山、界碑和战友们,见证了他们的爱情。“能和你一起守家卫国我很自豪,能和你相伴到老我很幸福,能和你共担风雨我不后悔。”葛睿哽咽地说。

普布多吉也红了眼眶。“请新郎、新娘共同制作相守一生的信物。”

新娘葛睿与新郎普布多吉,在战友外出执行任务返回途中特地寻来的一块“戍边石”上,庄重地写下了各自的名字。

## 三

2013年8月,葛睿为了让普布多吉更加安心扎根军营,来到阿里。

由于婆婆不会汉语,普布多吉任务

又比较繁重,无法经常回家照顾老人,葛睿在工作之余,总会抽时间和藏族同事学习藏语,用不太流利的藏语配合手势与婆婆交流,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。两位老人节俭,葛睿每次休假回去,都会发现老人将她寄去的营养品放在柜子里,不舍得吃。后来,为了打消老人的顾虑,葛睿每次买东西时,都会到商店去让懂藏语的店主给婆婆打电话,告诉他们买东西不贵。一来二去,老人也知道葛睿的心意。老人家逢人就说,家里有福,娶了一个孝顺又能干的儿媳。

那年,普布多吉接到前往边防执行任务的命令。葛睿当时已怀孕,她还是忍着不舍,送普布多吉离开。

那段时间,强烈的妊娠反应加上高原反应,把葛睿折磨得痛苦不堪,四肢经常酸软无力。一次值班,她忍着身体不适坚持,突然晕倒在地。同事立即将她送到了医院,经过诊断才知道她是严重贫血。当时,葛睿已经很久没能联系到普布多吉。同事不明真相,劝她赶快把普布多吉叫回来。葛睿笑着说:“贫

# 犟父良医

■梁振波



## 家庭秀

### 定格

近日,武警安徽总队机动支队列兵付景强的父母来队。这是付景强入伍后,第一次与家人见面。图为付景强向父母展示通过云梯技能。

张浩东摄

你是无言的小草  
迎着风雨  
猛劲破土,发芽和成长  
你是夏日的阳光  
燃烧青春  
闪烁光亮、清澈和梦想

你在军营里  
百炼成钢  
那轻轻一跃  
是这团圆中的  
别样惊喜

孙小山配文

不久前,和父亲视频,镜头对着他诊室墙上的一面锦旗,我听得父亲和几个患者在诊室里来回穿梭。穿白大褂的父亲在视频里一闪而过,白色顺着衣领也浸染了他的鬓角。还没等我开口,就传来一句:“我正忙着呢,下次再说。”“嘟”,视频被挂断了。顺着这稍纵即逝的尾音,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忙碌的身影,被岁月拉得很长。

父亲是一名乡村医生。我童年的味道里,少不了父亲身上来苏水的味道。记忆的涟漪里,显影的也总有那个磨得斑驳的医药箱。“乡村医生”是现在的称呼,以前叫“赤脚医生”。在青岛老家“赤”和“吃”的方言发音差不多,以至儿时我一直把“赤脚”冠在医生前面的称呼不解。后来才知道,在农村缺医少药的年代,无论白天黑夜、刮风下雨、田间地垄、床前炕头,都有赤脚医生忙碌的足迹和身影。脚是赤的,心是红的。

“犟”是母亲对父亲评价最多的一个字。以至于我一听到“犟”字,我都能立刻想到母亲发音时的嘴型和表情。有小孩得了腮腺炎,家长急得让父亲赶紧输液消肿镇痛,父亲看后,让人家到村里后山挖马齿苋捣烂敷上;有人牙痛,上窜下跳要去医院,他细细安抚,轻捻针灸远端取穴;有人嘴唇上火起泡,急得又要开药又要打针,父亲观察一下后,不紧不慢地摘下自己栽的薄荷递给家人;外地人上门求医问诊,父亲少收钱或者不收钱,还主动留人家在家吃饭。

家附近是一个部队的生产连队,当时连队没有医护人员,官兵头疼脑热、磕碰扭伤的都来找父亲诊治。家里来回出入的解放军叔叔让我倍感亲切。有时候,部队家属来队也会借住在我家。每当春播秋收的农忙时节,部队缺少的生产工具,都是父亲帮忙张罗着,东家借一件、西家挪一件。工具用完后,父亲再敲敲打打、叮叮当地捣腾一番,然后一家

家归还回去。母亲劝了多少次,父亲还是一次次默默捣腾着。

父亲身上像这样“犟”的事儿,真还讲不完。可父亲越是这样犟,乡里乡亲爱找父亲看病的人却越来越多。父亲因犟成名。

父亲犟却不墨守成规。记得有一年夏天,部队任务重,解放军叔叔们整天劳作,有不少人感染了脚气病,轻的还能走路,重的溃烂得无法动弹。那阵子,父亲跑前忙后累得不轻,治疗的同时还向连队建议:周末休息时,让大家集体到海边,症状重的战士赤脚在沙滩上休息,轻的就赤脚下海泡海水。几周下来,连队的脚气病根治了,周末下海的习惯也保留了下来。当年连队荣立集体三等功,还第一时间把立功合影送给了父亲一张。

后来,部队要裁编。离开前,大家都围坐在我家炕头,南腔北调诉说着不舍。也许他们早已把父亲当成他们中的一员——不穿军装的战友。2001年,我考上军校。看着穿上军装的我,父亲又念叨起那些解放军叔叔。

有一年放暑假回家,我发现父亲竟然在考驾照,还要买车!快50岁的人了,再来把方向盘、熟背交规、勤练倒车入库,是个不小的挑战。寒假回家,父亲开着皮卡车来接我,我又一阵吃惊:“您辛辛苦苦学了驾照,怎么就买了个皮卡车啊……”这个“啊”字被我拖了很长。紧握着方向盘的父亲用特有的“犟”调,干脆利落蹦出几个字:“你懂个啥!”

到家听母亲讲才知道,之前村里有人半夜发病,父亲出诊时发现病人病情严重,得马上送去县医院。但在我们那个丘陵横布的偏僻山村,病人只能依靠自身与病魔抢时间,家属呼人寻车分头行

血不是多严重的病,吃点补药就能好,他在部队也很忙,不用小题大做。”

在葛睿的全力支持下,普布多吉全身心地投入到部队工作中。同样,在普布多吉的战友中,葛睿也有口皆碑。有一年冬至,葛睿用并不娴熟的手法,花了很长时间,包了一大锅饺子,送到了官兵的餐桌上。官兵训练结束后,吃到了热腾腾的饺子,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

每年,战士们参加军考前,葛睿都会利用休息时间为战士们补习文化课。在她的帮助下,几名战士进步很快,并顺利圆了军校梦。

## 四

从警8年多,葛睿主要负责单位的人事工作,抚恤优待、工资福利、晋职晋升……她深知,同事们在高原工作不易,而自己的工作涉及到每一名同事的切身利益。因此,哪怕是一个小数据,她都非常仔细地进行核对。

一次,葛睿加完班,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,才发现窗户忘关,两个孩子都发烧了。她连忙带着孩子们赶往医院。那天,她在病床前看着孩子们难受的样子,摸着他们发烫的额头,身体上的劳累和精神上的愧疚、委屈,一股脑儿化作泪水涌了上来。

有了那次的教训,葛睿在家里安装了远程监控摄像头。遇上加班,她把孩子先接回家,安排他们吃完晚饭,把他们哄睡后,又将摄像头对着孩子睡觉的方向,自己才返回工作岗位。

8年多来,葛睿坚守在岗位上,先后两次被上级评为“优秀公务员”。

那天,葛睿和普布多吉带着孩子们的这个军人、这座军营、这片高原的故事,仿佛这温柔的风,一定会在岁月里永远温暖着自己。葛睿始终记得,嫁给普布多吉那年,普布多吉老家的村民们听说自己要来,纷纷带着自家甘甜的酥油茶、清冽的青稞酒、脆香的风干肉、肥美的烤全羊,来到普布多吉家中庆祝。欢迎晚宴上,普布多吉拉着葛睿的手跳起了锅庄舞。村民那花儿一样的笑脸与火一般的热情,让葛睿在异乡,第一次找到了家的感觉。

# 在记忆深处相认

■杨绍通

我军校毕业前,姥爷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。记忆一丝一缕从他的脑海中抽离,就像南方纷纷扬扬的细雪,一落下就融化了。遗忘对生病的姥爷来说,是一种痛苦。对我们这些被他遗忘的亲人,又何尝不是一种痛苦?可他早已浑然不觉。

我自幼在姥爷膝下长大。我的父亲是军人,常年驻守深山。母亲教书育人,工作繁忙。退休后的姥爷姥姥,便承担起照顾我的任务。“通通”,这声带着几分宠溺的呼唤,是姥爷给我的昵称。

姥爷喜欢散步。他总说,人在散步时最自由。他喜欢牵着我的手,迎着晚风,一圈一圈地散步。附近公园、小巷、田垄、河畔都留下过我们的足迹。初春时节,他也会驱车载着我,唤着我们的名字,叫我们跑慢些,慈祥的呼唤,仿佛春风拂过耳畔。

我升入中学那年,姥爷去照料独自离家上学的表哥。从此我们聚少离多,但他每周会跨越大半个城市为我送些书籍、水果。青春特有的敏感,让我总觉得,他爱表哥胜过爱我。一次晚饭后,母亲说,姥爷最近风湿病犯了,疼得厉害,就不来家里看我了。我气愤地说道:“他最偏心,只关心表哥。”但没想到,姥爷此时正巧站在门口,手中提着一袋水果。直到现在,我依然能记起自己当时的惊慌失措。他什么也没说,只是转过身,缓缓走向厨房去洗水果。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,在墙壁上勾勒出他已不再挺拔的身影。那天,他洗好水果后,悄悄地离开了。

后来,我考入军校,姥爷每周都会给我打电话。他第一句必是问:“通通,在学校过得好不好?”听到我取得好成绩,姥爷会告诫我要踏实谦逊;在我彷徨失意时,他会为我加油鼓劲。姥爷告诉我,自我离家后,每当老友拜访,姥爷总会拿出我的奖章奖状与人分享,说他替我圆了参军梦。言谈之间,他骄傲得仿佛一个得志少年。

姥爷患病后,一颗名为“遗憾”的种子便开始在我的心底悄然生长。下部队后,我知道自己也许再也没有机会时刻陪在他身边。我能做的只有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,和他打一通视频电话。我刚毕业那会儿,屏幕那端的他只是偶尔叫不出我的名字。每当这时,他都会像个孩子一样,委屈地说,自己眼睛越来越不好了,看不清我是谁。后来,他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。视频时,当我叫他“姥爷”,他似乎总要先搜寻一会儿,然后开口叫我“东东”。每次,在母亲的提醒下,他才能更正成“通通”,但过了一會兒,又开始叫“东东”。几次下来,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认出我,也不再纠正。

“通通。”

有一天,他喊出了我的名字。在叫出名字的瞬间,他伸出手,眼睛紧紧盯着指尖。他的手里露出一抹银色的亮光。隔着屏幕,我试图辨认那是什么东西。直到他把手摊开,那个银色亮光现出全貌,我才认出:那是一枚国防服役章。那是钉在我胸口5年的国防服役章。毕业那天,我把这枚徽章送给了姥爷。

“通通。”姥爷喊道。我看见他开口的时候,那衰老无力的眼神,忽然被那银色徽章点亮了。

终于,我们回到了记忆深处的这些年,认出了彼此。原来,即使姥爷忘记了,最爱的我,他一直放在心底。

本版投稿邮箱:bjbrjt@163.com